



校园紫贝壳

如果这一枪 打偏了呢

*Rouge meyiqiang
dapianliaone*

主编：胡晓华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校园紫贝壳

出版社(社长) 目标客户群

如果这一枪 打偏了呢

主编：胡晓华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如果这一枪打偏了呢 / 胡晓华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5
(校园紫贝壳)
ISBN 7-204-08356-3

I .如... II .胡... III .故事 -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5518 号

书名:校园紫贝壳

主编:胡晓华

责任编辑:王继雄

封面设计:北京沐灿文化公司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5 印张

字数:2000 千字

版次:2006 年 5 月第一版

印次:2006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套)

书号:ISBN7-204-08356-3/I·1761

定价:668.00 元(全 24 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目 录

CONTENTS

如果这一枪打偏了呢	方冠晴(1)
及时抽身	(5)
败笔	(7)
卖瓜夫妻	姬皓婷(9)
只有岁月才能读懂	方绮(11)
不要仇恨世界	佚名(15)
五十只咸鸭蛋	玉兮(17)
两棵枣树	凌泽泉(19)
煮沸的水与冷却的铁	王猛(21)
存折里储存的友情	李晓琴(23)
爱的作用	刘燕敏(25)
最后的善良	王虹莲(27)
生日	刘绍义(30)
其实爱情没走远	朱砂(32)
诚信	(35)
爱情就这么简单	曹军(37)
你的助跑线够长吗?	陈文杰(39)





今晚你有地方睡吗?	刘媛(40)
“临时夫妻”的默契生活	许轮(42)
你到底是谁	纪广洋(44)
自己的舞台	佚名(46)
憨憨的老公调皮妻	笑梅(48)
让生命化蛹为蝶	佚名(50)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大学	鹿儿 艾葭(52)
盲者的启示	陈兴云(58)
聚焦后相亲时代	(60)
扑克也有博物馆	郭明兴(67)
沙子,木板与石头	张雨燕(69)
国外另类法规撷趣	邓竹(70)
让铺	方方(72)
以貌取人的结果	瑶瑶 / 译(74)
植物中的“多情郎”	涂小云(77)
两条鱼	米格(79)
八十层楼	郑悦(82)
猪语录	张天翼(84)
标准答案	(85)
信念值多少钱	童建松(87)
伊索的烦恼	薛贤荣(89)
小斑马的领悟	刘墉(91)
谁决定我们的快乐	(93)
你要让自己的幸福更耀眼	张丽芬(95)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97)
鲜为人知的民族	史哲(99)
诗人的花园	周国平(101)
千里鹅毛	(102)
看不见的爱	威廉·戈尔丁(103)
汗马功劳	(105)
爱情号公交车	堡垒(106)
世界各国的中秋节	王勇(108)
老生常谈	(110)
半截铅笔	叶丹(112)
欲望	柳君(114)
圈里人	张太忠(116)
苦与乐	小飞(118)
感谢责难	杭大庆(120)
聪明误	南贤(122)
渔夫之死	海纳(124)
阻击“心流感”	魏剑美(125)
最笨的事都是谁做的	张小失(128)
澳大利亚:蚊子爱咬你,基因来决定	(130)
侮辱“真话”的结果	陈大超(131)
把成吉思汗变成点金棒	高兴宇(134)
植树造林标兵	石飞(136)
漫画与幽默	(138)
世界汽车之最	(142)





刺	林海燕	(144)
我们一起来填字		(146)
爱情之最	周剑锋	(149)
不打不成相识		(151)
狼雪情缘		(153)
人生不能一直哭	孟晓(中华女子学院)	(156)
剖腹藏珠		(158)
一路上有你	慕佳(西安外事学院)	(159)
新释“卖弄”	陈大超	(165)
漫画与幽默		(167)
财富往往是用于浪费的	张小失	(170)
阅历人间爱情的老渡边		(172)
“狐假虎威”演绎版	婉茹	(175)
当死亡来到小镇上	Mark Huu 黄臻 / 译	(177)
美国警察两手机	孔宪明	(180)
爱之壳	冯俊杰	(182)
漫画与幽默		(184)
我们在宇宙探密 ——“宇宙与人”揭密丛书		(187)
永远绽放的“花儿”		(190)
动漫至尊—宫崎骏之《哈尔的移动城堡》		(192)
流泪的故事	胡平	(195)
北方没有海 ——《变革中的文化潮》后记		(199)



如果这一枪打偏了呢

○方冠晴

假日里，与女友一起出去旅游，目的地：绍兴、诸暨。只有四天的假期，往返就要耗去两天，所以，我和女友说好了，绍兴和诸暨，各玩一天。

谁知一到诸暨，女友就被当地的特色小吃给迷住了，一天玩下来，却舍不得离开。晚上，在下榻的酒店里吃饭，她征询我的意见：明天我们还在诸暨待一天吧，绍兴，我们就不去了。

这怎么行？说实话，我此行的目的，就是到绍兴看王羲之的鹅池，而诸暨，很早以前我已经来过了，这次重游，纯粹是为了陪女友。我反对女友的决定，我哄她：不就是些小吃嘛，我多买点，你带在路上吃。可她说，我还没坐乌篷船呢，你将乌篷船也扛去？

女友的语气里，明显地有了不满。我也不满但仍哄她：乌篷船，绍兴也有。

如果没有呢？她火刺刺的。

我真的来了气，我觉得女友太自私。于是脱口而出：你待在诸暨吧，我一个人去绍兴！

两个人的声音越说越大，眼看一场争吵不可避免。相处三年，除第一年两个人都极力压抑着自己的本性，尽量表现得温



柔之外，这两年，这样的争吵时常出现。这让我俩的感情总充满了危机感。

这时，邻座的一名中年男子端着酒杯走了过来，他坐到我和女友的中间，和颜悦色地劝我和女友冷静。不要吵架。他说：你俩明天是待在诸暨，还是去绍兴，这不仅仅是一个旅游地的选择问题，说直白了，就是你俩的感情问题。你要是爱她呢，就要为她考虑，她想留在诸暨，你就留在诸暨。他又望着我女友，说，同样的道理，你要是爱他，就不会反对去绍兴。

中年人不像一个劝架的人，他的一席话，将问题说得严峻起来。我和女友都有些疑惑地看着他。餐厅里灯光散淡，音乐缥缈，他说了许多话，都是关于爱情的，甚至，还向我们谈起了他的初恋。

我像你们这么大时，刚刚从部队转业，分配在一个山区的林业管理部门工作。离我们单位不远，有一所小学，学校里有一个年轻的女教师，很清纯，很文静，很漂亮。我几乎是看到她的第一眼，就爱上了她。所以常往她的学校跑。她呢，对我也有好感。我们很快就相爱了，几乎每天要见一次面，不是她来找我，就是我去找她。

在部队时，我就是团里的神枪手，我对枪有感情。转业后，我就买了一枝高压气枪。那时对枪支的管理没有现在严格，商店里是有气枪出售的。我买了气枪，用来打鸟。

因为枪法准，免不了就以此为傲，时常吹嘘一两句，年轻人嘛，就喜欢这样。有一天我打鸟时打到她学校旁边的林子，就顺



道去看她。当时放了学，孩子们都回家了，几个男教师对我的气枪有兴趣，就围过来摆弄我的枪，并问我的枪法怎样。我当然不谦虚，说自己是团级神枪手，有百步穿杨的本事。有个男教师不相信，硬要我当面演示。

她对我的枪法一直不感兴趣，见我和男教师们瞎侃，就自个儿搬把椅子，坐到教室的墙边晒太阳、看书去了。我要显示枪法，却在校园里找不到合适的射击目标。那个男教师就指着我女朋友说，就打她手中的书，打中了，算你本事。

如果没有过硬的枪法，是不敢射击一个人手上拿的书的，我是神枪手呀，毫不犹豫就举枪瞄准，一扣扳机，“啪”地一声，女朋友手中的书应声而落。男教师都鼓掌喝彩，她却脸色苍白，转过头来，一动也不动地盯着我，一脸不相信的表情。

她走过来，僵硬地站在我的面前，冷冷地问我：你居然朝我开枪？

我说，我是打你手中的书。

她问：如果这一枪打偏了呢？

我嘻嘻地笑，得意地说，不会偏，我这点自信还是有的。

她说，我是说如果，如果打偏了怎么办？这些，你就没想过吗？说完这一句，她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跑过去向她解释，她说，我知道你手中的是气枪，铅弹，打不死人，但是，只要打偏了，我就会受伤。如果你真的爱我，你就会将我的安全看得比你的生命还重要，你有再好的枪法也不敢开这一枪，因为，你会担心，万一这一枪打偏了怎么办？

她提出与我分手，我再去找她，她也不见我。后来，她从那



所学校调走了。我听到消息，去追她，在半道上，我追上了她，向她认错，求她回到我的身边，她只说了一句话：你并不是真的爱我，真的爱一个人，他首先是为他爱的人着想，而你，在举起枪的一刹那，你为我想过吗：如果这一枪打偏了呢？

她就这样离开了我，却教会了我对待爱情的态度：爱一个人，就要为心爱的人着想。如果这一枪打偏了呢？这一枪，有可能是像我拿着的那枝气枪，也有可能只是一句话，一件事，一个决定，一个想法。……

那天晚上，回到房间，我几乎是一夜无眠，我一直在想那个中年人讲的故事，一直在想他最后说的那段话。我重新剖析自己对女友的感情，我是不是真的爱她，如果爱她，我为什么不为她着想，她想待在诸暨，我为什么要逼她离开？

一夜的无眠，犹如一次洗礼，净化了我的内心，锤炼了我的感情，我明白，我是爱我的女友的，所以天亮的时候，我匆匆地去女友的房门口按门铃，我要告诉她，我愿意陪她一起待在诸暨。

门打开了，女友背着行囊站在门口，她温柔地说：昨夜，我一夜都没睡好，我想好了，今天，我陪你去绍兴。因为，我爱你。

那一次旅游回来，我俩再也没有了争吵，我俩的意见总是能很快地统一，感情也如胶似漆。后来不长的时间，我们就结了婚，新婚那天，她在新房的房门背后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如果这一枪打偏了呢，会不会伤害我的爱人？

只要关上房门，我们就能看到那一行字，就会想到那个中年人的故事，我们也越发珍惜我们的爱情。



及时抽身

著名音乐家谭盾当年刚到美国时，生活十分困难，必须到街头拉小提琴卖艺来赚钱。很幸运的，谭盾认识了一位黑人琴手，两人一起争取到一个最能赚钱的好地盘——一家商业银行的门口，那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过了一段时日，谭盾赚到不少卖艺钱之后，就和黑人琴手道别，因为他想进入大学进修，在音乐学府里拜师学艺，也和琴技高超的同学们互相切磋……于是，谭盾将全部时间和精神，投注在提升音乐素养和琴艺之中……

十年后，谭盾有一次路过那家商业银行，发现昔日老友——那位黑人琴手，仍在那“最赚钱的地盘”拉琴，而他的表情也一如往昔，脸上露着得意、满足与陶醉。当黑人琴手看见谭盾突然出现时，很高兴地停下拉琴的手，热情地说：“兄弟啊！好久没见啦！你现在在哪里拉琴啊？”

谭盾回答了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厅名字，但黑人琴手反问道：“那家音乐厅的门前也是个好地盘，也很好赚钱吗？”

“还好，生意还不错！”谭盾没有明说，只淡淡地说着。

那黑人还不知道，十年后的谭盾，已经是一位国际知名的音乐家，他经常应邀在著名的音乐厅中登台献艺，而不是只在



门口拉琴卖艺！

人，必须懂得及时抽身，离开那看似最赚钱、却不再进步的地方；人，必须鼓起勇气，不断学习，才能去开创生命的另一高峰！生命是罐头，胆量是开罐器，我们要握着有胆量的开罐器，才能打开生命的罐头，也才能品尝里头的甜美滋味！





败 笔

有家报社面向社会招聘一名副刊编辑，先考试，后面试。

考试分数最高的是位 25 岁的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他写作天分极高，仅短短的八年间，就有数百篇作品问世。随着他在本地文人圈中名气越来越大，作家协会准备吸收他为新会员。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位青年接到通知前去面试的时候，负责面试接待的工作人员却告诉他，半个小时前，总编已取消了他的面试资格。也就是说，他在原因不详的情况下落聘了。

青年感到异常愤怒。在走廊里大吵大闹，说报社招聘纯粹是一个骗局，并要求他们做出令他满意的解释。这时，总编走来，把青年请进了他的办公室。为了得到这份适合自己特长和爱好的工作，青年极力压制着心中的怒火，向总编讲述了这几年他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成绩。又颇为卖弄地发表了一些如何办好副刊的意见。在青年讲述过程中，总编始终一言不发，默默地听着。讲完以后，青年从总编的表情上看出，他的这些话白说了。根本没有使对方回心转意，就沮丧地问：“考试的分数我最高，而且也发了面试通知，你们为什么突然不聘用我了呢？”

总编从桌子上拿起青年自己填写的那张表，递给他说：“答案就在你的简历上，自己看吧！”青年就翻开了那张表格看了



看,脸腾地一下就红了,什么也没说,转身走出了总编办公室。

那位青年简历的其中一项,是这样填写的:某某省作家协会会员(申请中)。有人(笔者猜想,应该是那位总编)在后面用红笔写了这样几个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幻想中)。

也许有些人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屡屡碰壁的原因。其实,很多人致命的缺点是在不经意间,通过一个动作或一句话,暴露出来的。青年填写的简历,那画蛇添足的败笔,说明他不仅缺乏自信心,而且好大喜功,惨遭淘汰完全在情理之中。

人生不承认尚未确定的事实,败笔都是自己书就的,这怪不得别人。

王熙凤口舌伶俐,心机小个子,强弱皆似人情工面善。



卖瓜夫妻

○姬皓婷

那时候我还在读大学。一个夏日的中午，我来到校门口的一个小饭馆随便点了两个菜闷头吃起来。

没过多久，门板犹犹豫豫地开了条缝，小饭馆里踅进来一个中年男人。黑、瘦，脸上沟壑纵横。穿件几乎被汗渍得辨不出本色的汗衫，一条绿军裤，脚上趿着双黑布鞋，沾满了泥巴。

那男人很小心地挑了张角落的桌子，贴着椅子边缘坐下，背部紧张得挺得笔直，对着菜单发了半天愣。直到老板娘在旁边等得不耐烦了，才吞吞吐吐地说：“要不，来个……麻婆豆腐吧。”

麻婆豆腐，三块钱，这个店里最便宜的一道菜。饭菜上来后，男人埋头猛吃。令人奇怪的是，我发现他拨好几口白饭，才去夹一下豆腐。男人吃得香甜，眨眼间一碗就见了底。他怯怯地望了望老板娘，然后捧着空碗朝电饭煲的地方走去。

第二碗他也很快吃光了，可是那一浅碟豆腐竟然还剩下一大半。男人吃完付了钱就急匆匆地站起身走了，并叮嘱老板娘先不要收拾桌子。不一会儿进来一位头上裹着湿毛巾的中年妇人，同样的黑，瘦，在那张桌子前坐下，要老板娘重新盛了一碗



饭，就着剩下的多半碟豆腐吃了起来。女人吃完以后，遂巡着走到电饭煲前想再盛一碗。这时，老板娘嘟囔起来：“一共才三块钱的菜，两个人已经吃了三碗饭了。”

那女人伸向电饭煲的手讪讪地转了个弯，绕到了旁边的茶壶上。她倒了半碗茶，默默地走回饭桌，就着茶水把剩下的一点菜吃干净，然后低着头快步出去了。

出门我才发现，他们是对卖西瓜的夫妻。妻子心疼丈夫，于是自己看摊，叫丈夫先去吃饭；丈夫心疼妻子，把大部分菜留给妻子。在酷夏炽热的阳光里，他们正守着瓜摊，盘腿坐在马路牙子上交谈。没有了刚才在小饭馆里的拘谨，幸福的笑容在他们晒得黢黑的皱纹里流淌荡漾。

